

W E N T A N F E N G Y U N L U

文坛

风云录

WENTAN FENGYUNLU

陶冶◎编著

当今文坛，怪杰与豪杰并存，文豪与文人比肩；没有偶像，挑战权威，可谓群雄纷争。本书将最新的文坛动态，对文人的评头品足，一一给读者奉献出来。必须声明的是，点头未必迷信，摇头也非狂妄，更不代表本书的立场；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因为一切都在进行中，一切都没有定论；但不关心文坛的状况，那是社会和大家的悲哀。



W E N T A N F E N G Y U N I U



文坛风云录

陶冶◎编著

窥一斑而知全豹

《文坛》将催生思想

《文坛》将捧红作家

《文坛》将再现场景

《文坛》还将期待共鸣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坛风云录/陶冶编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7-224-07851-0

I. 文… II. 陶… III. ①作家-人物评论-中国
-现代 ②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 IV. ①K825.6
②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51355号

文坛风云录

编著者: 陶 冶

责任编辑: 弓保安

曾宣传

书籍装帧: 王晓勇

党 菲

艺术总监: 王晓勇

品印王作豪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 710003

制 版: 陕西华夏电脑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西安华新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6开 28.75印张 4插页

字 数: 588千字

版 次: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978-7-224-07851-0

定 价: 43.00元



作家写历史 我们写作家 ——序 言

○ 陶 冶

谁也不会把作家写的小说当作历史来读,但谁也不否认作家的小说是在历史的真实上进行了艺术概括。有人这么形容文学家与史学家,说史学家是用相机来记录历史,因为他们反映的是绝对的历史真实;文学家是用画笔来记录历史,因为他们反映的是相对的历史真实。前者强调一丝不苟不走样,后者突出的是生动形象不虚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文学作品,常常联系作者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局面,无意或者有意,我们都把文学家与史学家混在了一起。文学与史学,虽然泾渭分明,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学离不开史学,史学蕴含着文学。

也许因为文学不仅承载了娱乐大众的普通责任,而且还承担着折射历史的重要任务,在任何时候,文学家都在忘我存在。正因为有了这些文学家的忘我存在,我们才得以欣赏到了施耐庵笔下的梁山好汉,吴承恩描绘的妖魔鬼怪,曹雪芹感叹的千古红楼。他们的作品流传下来,他们自己也因为作品而流传下来。诚然,没有作家就没有作品,可没有作品又怎能体现作家?作家催生作品,作品捧红作家,任何时候,作家与作品都是相辅相成。读者通过作品认识了作家,又通过作家读懂了作品。虽然吃鸡蛋不一定非要认识生蛋的母鸡,可知道母鸡的来历我们就更明白了鸡蛋的吃法。

作为以传播文化艺术为己任的《文化艺术报》,一直以来以推介文化艺术界的名人为重头戏。连续几年来,我们都不惜篇幅,连篇累牍,隆重或者诙谐地介绍了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家人物。这些人物跨越近百年的时空,有的早已作古,有的风华正茂,有的已经盖棺论定,有的却

还毁誉参半。但是,他们都有作品传世,他们都拥有自己的读者群。当我们把精心选择、集中推出的作家人物介绍整版推出的时候,读者们的热烈反应却出乎我们的意料。读者们纷纷要求,将这100多位人物结集出版,这俨然是一本数百位作家共同撰写的现代文坛风云录。原来,平日里人们读作品,除非专家,常常只是单篇阅读。这样的阅读犹如管中窥豹,难免以偏赅全。纵然能窥一斑而知全豹,可毕竟难以搜集如此全面、如此集中的资料。看作品可以知作家,知作家然后读作品,都是休闲读书和深刻读书的方法。在这样的时候,《文化艺术报》的人物介绍专版犹如一柄拐杖,需要的自然顺手,不需要的也算顺手。人们唯一遗憾的是,报纸容易散失,报纸的合订本体积大了点,一次读了,下次读就难找了。

于是,将这些人物专版结集成书,成为读者与编者的互动。我们无意去总结什么,更无心去左右什么,但我们试图完成一宗心愿,作家写历史,我们写作家。如果我们的报纸和书能给一个时代留下点什么印象,能为读者作出点什么帮助,我们的心血就没有白费,我们的努力就产生了效果。这就是我们出版本书的初衷,作家为时代做记录,我们为作家做记录。

当然,互联网的蔓延,使得传播可以不翼而飞,使得作者与读者可以互动。但是,互联网的特色使得我们下载的许多资料和文章,失去了第一来源。本着尊重作者,尊重作品的原则,我们曾试图与一些作者联系,可惜很少有效果。在此,我们特别说明,本书引用的一些作品的作者,最好能主动与我们联系,以便我们汇寄稿酬。虽然不多,但作为一份负责任的媒体,象征意义更大于实际意义。还要解释的是,由于版面所限,我们对其中的一些作品,在不违背中心意思的前提下作出过有限删减。我们珍惜每一位作者的辛勤劳动,我们愿意和广大作者一起,与盗版和赖酬作不懈而坚决的抗争。

从互联网到报纸,再从报纸到成书,每一次外形的改变,虽然文字照搬,但都无疑是再一次的创造性劳动。由于时间仓促,由于水平有限,由于角度不同,由于种种原因,本书在付印之后还发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瑕疵。虽然我们努力避免,但最终还是留下了遗憾。在此,我们除了向作者和读者表示歉意,剩下的工作就是在下一次为读者和作者服务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加勤勉,更加认真,力图奉献出一份对得起读者和作者厚爱的好作品。

【目次】

作家写历史,我们写作家

当今文坛,怪杰与豪杰并存,文豪与文人比肩。没有偶像,挑战权威,可谓群雄纷争。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与蔓延,互动的新兴媒体更将文坛战火燃烧得轰轰烈烈。本书将最新的文坛动态,对文人的评头品足,一一给读者奉献出来。必须声明的是,网友的话只是一家之言,点头未必迷信,摇头也非狂妄,更不代表本书的立场。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因为一切都还在进行中,一切都没有定论。

序言	1
说不尽的贾平凹	1
实话实说陈忠实	5
王朔妄说说王朔	9
风风雨雨余秋雨	13
自豪尴尬在莫言	17
亦文亦商张贤亮	21
大俗大雅冯骥才	25
亦医亦文毕淑敏	29
雅俗共赏说池莉	33
大悲无泪看方方	37
皇权巍巍二月河	41
田园隐士韩少功	45
知青号角梁晓声	49
迷途知返柯云路	53
吃喝之外陆文夫	57
影视双星刘震云	61
尘埃正起看阿来	65
巴蜀鬼才魏明伦	69
伤痕先声刘心武	73
作家画家孟伟哉	77
有情有爱张抗抗	81

刚柔兼备看霍达	85
部长作家属王蒙	89
长恨长说王安忆	93
诗人战士是徐迟	97
大墙文学从维熙	101
宁静超然史铁生	105
优雅舒缓说苏童	109
冷面杀手蒋子龙	113
朴素宁静迟子建	117
小说官场王跃文	121
小说政治周梅森	125
城乡批判李佩甫	129
女性作家毕飞宇	133
举重若轻赵本夫	137
战地作家刘白羽	141
文字信徒陈世旭	145
优雅醇美看张洁	149
贾平凹与李建军	153
欲说还休说铁凝	157
先锋新潮看陈染	161
毁誉交错看卫慧	165
兰心玉神看宗璞	169
清新隽永林斤澜	173
名臣写手唐浩明	177
一死成名王小波	181
记者作家须一瓜	185
守望乡土孙惠芬	189
关注底层尤凤伟	193
文学世家叶兆言	197
五好标兵李国文	201
平民作家周大新	205
军旅女性裘山山	209

惭愧爆发看余华	213
史诗文学熊召政	217
烹饪高手荆永鸣	221
体育智者看赵瑜	225
且看成一说晋商	229
夹着尾巴的东西	233
陈应松说神农架	237
东方邪女说林白	241
开涮自己是北北	245
带来新风是戴来	249
步行大侠拔晓剑	253
获奖大户衣向东	257
创作机器黄亚洲	261
苦难坚硬阎连科	265
湘西汉子彭学明	269
守护善良张宇航	273
激情燃烧石钟山	277
工人作家是谈歌	281
细描官场田东照	285
儿女风云严歌苓	289
短篇之王刘庆邦	293
故事高手津子围	297
冷静多情说张欣	301
抒情叙事黄咏梅	305
中原牡丹看乔叶	309
报告文学李鸣生	313
唐山地震关仁山	317
唐山地震与钱刚	321
西部歌者王新军	325
藏书写书王祥夫	329
痛苦快乐储福金	333
官场作家杨少衡	337

麻辣教授易中天	341
儿童作家李东华	345
祸从口出孟广美	349
难得糊涂陈国凯	353
小人物与孙春平	357
婚姻写手王海鸽	361
土地之子赵德发	365
凡人大家看京夫	369
科幻时评魏雅华	373
沉默记忆冯积岐	377
特情小说看麦家	381
《论语》心得看于丹	385
理想情怀胡发云	389

天上人间忆路遥	393
长吟常忆莫应丰	397
百年泰斗有巴金	401
乡土作家周克芹	405
百年电影忆夏衍	409
精明幽默林语堂	413
文坛影坛忆李準	417
藏族诗人加央西热	421
纪念鲁迅 学习鲁迅	425

抗日号手有田汉	429
抗战乐手冼星海	433
抗战诗人光未然	437
响起国歌叹聂耳	441
擂鼓诗人在田间	445
激情诗人贺敬之	449

历史是由什么构成的?政治家说是一位位人物,史学家说是一页页史书,人物写历史,历史记人物,但历史永恒,人物却如流水。本书推出一些已经进入历史的人物,意在提醒人们,只要人物无愧于历史,就不愧为历史上的人物。

一页血色史书,一份珍贵遗产,我们打开尘封的记忆,总能发现许多凝固了的激动。本书配合时政,推出一批历史名人与功臣,其意在激励我们,鞭策自己,重温过去,再创辉煌。

说不尽的贾平凹

作家简介

贾平凹，原名贾平娃，陕西丹凤人，1952年2月21日出生。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从事过几年文学编辑工作。现为西安市文联专职作家。贾平凹喜吃杂粮野菜，不动膏粱腥荤。平生无什么特别嗜好，唯独喜爱每日转动笔杆子，硬使当今文坛浪飞潮涌，无日安宁始心足。国外人士均誉他为中国大陆文坛的“独行侠”。

主要作品

《土门——评点本》《浮躁——评点本》《贾平凹绝妙小品文》《贾平凹散文自选集(精)》《造一座房子住梦》《学活》《美文珍藏本》《高老庄》《当代散文精品 1999——贾平凹卷》《树佛》《观我》《贾平凹小说精选》《风情小说》《校园小说》《商界小说》《伦理小说》《军旅小说》《走虫：贾平凹日记暨散文新作》《如语堂》《油月亮（平）》《制造声音》《敲门》《怀念狼》《商州：说不尽的故事（共四卷）》《危险的十八岁》《土门》《平凹的艺术——创作问答例话》《高老庄评点本》。

贾平凹的散文

郑 果

贾平凹(1952—)的散文以率直、坦诚、不故作高论、不拿架子的风格而打动人心，著有《月迹》《商州散记》等散文集。

他散文的内容极为宽泛，社会人生的独特体察、个人内心的情绪变化、偶然感悟的哲理等等皆可入文。

除游记外，贾平凹的大部分散文都闪烁着哲理的火花。这种哲理多出自作家生活的体验和感悟，而非前人言论的重复，哲理的诠释过程也就是文章的重心，极富情致和个性，代表作有《丑石》《一棵小桃树》《文竹》等。这些作品在简短的篇幅中，既没有玄奥的言词，也没有空洞的说教，只是以一个经历者的身份讲述一个个富有哲理的故事。娓娓动听，从容不迫，决不自以为是，不炫耀，不张扬。

贾平凹的艺术感觉细致灵敏，他常用轻淡的笔墨，再现现实生活里人们习以为



常的又经常忽视的景象,但却能引人入胜。在他的《静》、《静虚村记》、《夜游龙潭记》等篇中,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艺术特质。

贾平凹的书法

陈沫

如果把围绕贾平凹开展的商业活动称为“贾平凹经济”似乎一点也不含糊,而贾平凹近年来在书画市场的一路走高也与他不断上升的人气有关。他先后获得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娜文学奖,多次获得全国中短篇小说奖,从新时期文学开始就备受文坛关注,到今天仍然是读者和媒体追逐的对象。特别是去年以来,这位作家不但丝毫没有“过气”的迹象,反倒相继被法国文化部授予了“法国最高文化荣誉”、“中国小说十大作家”。贾平凹习书作画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近年来他的作品不但在行外受到追捧,行内对他的书画也给予出乎意料的好评,著名美术评论家陈传习看到贾平凹的画之后,称其为真正的文人画大家,行内画家无法与之相比。贾平凹的书法古拙大气,底蕴深厚,自成一格。《贾平凹千幅书法精品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收集了贾平凹一年来利用写作之余书写的1000幅作品,内容多为唐诗、宋词、格言、慧语,书写的纸张均为贾平凹书画专用宣纸,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还专门为这次《贾平凹书法精品集》题名。

也说贾平凹的书法

王圣强

对于贾平凹的文章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厌恶。后来有位朋友说老贾的字如何笔扫千军,书法更是气势飞动。当时我倒也信了,毕竟能写出几十本书的作家在中国还是很珍贵、很国宝、很熊猫的。

据说文化圈子里的人对老贾的字是非常景仰的。能敲两行文字的人,都以老贾能为自己题写个标题书名什么的引以为荣。估摸着这老家伙倒也不谦虚甚至没有什么自知之明,以至前几天买了一大堆文学杂志,翻开一看,哇噻!改贾平凹书法作品集了——漫天遍野都是贾平凹歪歪扭扭有气无力的大字。

我把对贾平凹书法的看法跟身边的朋友说了说,朋友一句话把我顶了回来,你不懂。言外之意,贾平凹的书法卓尔不群深不可测,只有能欣赏这种文字的人才能和高雅之类的名词相得益彰,哪怕自己对书法一无所知也要跟着人云亦云,好!好!好!生怕被人贬为没品位。

我把这种现象看为文化圈的流俗。

“贾平凹文章好,书法更好!嗯,平凹书法含而不露,虚怀若谷,如卧虎,似藏龙,傲视群山,大气磅礴!”

吹吧,你方吹罢我登场。煽吧,煽晕一个算一个。侏儒看戏者开始随声附和了,没有主见者开始从风而靡了,奴颜婢膝者开始吠影吠声了。

面对如此声势浩大的敌人,谁还敢冒着被乱棍打死的危险去做《皇帝的新装》中那个说真话的小孩?费力不讨好的。在这种场合下,产生“指鹿为马”的现象就不足为怪了,甚至是势所必然、理所当然。拿着糟粕当艺术,老贾这个投机分子算是成功投机了一把。

想来想去,老贾的这种现象是人的本能、本性。拿着名声卖钱,并非老贾首创,他只不过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实践者。你可以用自己的名声去卖字卖画,把自己的赖字宣传的像可口可乐麦当劳一样出名,但别想让所有人都去喜欢。

遥致贾平凹

五 柳

我总觉得而今的贾平凹已不是先前的贾平凹了。记得先前读《商州初录》《商州又录》时,如醉如痴,仰慕之情难以尽述。贾平凹的文字以阴柔隽永见长,却也不乏《关中论》式的气吞八荒以及《祭父》《母亲》《示小妹》之类的令人肝肠寸断。不过,相对来讲我更喜爱贾平凹的散文。

然而贾平凹很执拗:你说我的小说不如散文,我偏写了好的小说给你看。于是便有了《浮躁》,有了《废都》。《浮躁》描述了改革初期的中国社会,《废都》勾勒了改革进入到某种阶段之后的都市风情。读了《浮躁》,我惊叹贾平凹的敏感及才气,他不声不响地关注着社会,却又能迅速而不失准确地予以表现。关于《废都》,我若说它是部好作品有些不合时宜也欠妥当,但我不能否认它的深刻。《废都》一出,洛阳纸贵,该买的人买了,不该买的人也买了,正版书及形形色色的盗版书不下几千万册,十几亿国人合几十人一本。不过,我听说自从出了《废都》,便有人不再喜欢贾平凹了,也不再读贾平凹的任何作品。这恐怕是贾平凹始料不及的。

贾平凹不擅言辞,便常以作品说话。时隔不久,贾平凹写出了《白夜》。据出版商说,《白夜》是贾平凹继《废都》之后的又一部力作。遗憾的是一石并未激起千层浪,《白夜》虽挟《废都》之余威售出一些,总的讲是反映平平。在我看来,若说“白夜”二字集合了男女主人公名姓,像《金瓶梅》,便有些牵强附会,却真的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总觉得读了《白夜》便不用去读彼时的街头小报或通俗刊物了,它集了社会新闻之大成,甚至感到《白夜》是无一字不出自市井传闻。贾平凹用娴熟的笔墨描画了都市众生相。此书很难说好或不好。我则以为,若《白夜》是别人的作品便好,是贾平凹的便不好。贾平凹应该在更高的一个层次上。我为贾平凹失望。

接着贾平凹出了《土门》。《土门》讲述了一个被都市包围的村庄在商品大潮(房地产热)的冲击下,面临着的种种危机。出版者认为此书别有深意,贾平凹可能也别有深意,我却感到一蟹不如一蟹。贾平凹已经有了足够数量的作品,在当代文坛也

有了足够的地位,多一部小说少一部小说并无大碍,若没有更好的作品贾平凹最好不发。近两年,有人邀请贾平凹去了东南沿海地区,或考察,或体验生活,或消闲解闷。换一换环境对贾平凹自然有好处,贾平凹时常表示着他对某些人的感激,也时常感到自己像狗一样被人呼来唤去。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无奈。我曾读过贾平凹在此期间写的一些游记,一小段一小段的,玲珑剔透,看上去感觉挺好,然而好在什么地方,说不清楚,表达了什么意思,也不明白,有点儿明清小品的味道。贾平凹将自己藏在了文字后面,我的思维无力穿过他的硬壳。读者读不懂的东西也许真是好东西,然而我已深深地感到写《商州初录》《商州又录》时的贾平凹已经不复存在了。

贾平凹自析文学人生

水 非

贾平凹曾在他的《四十岁说》中写道,“我是一个山地人……那一种时时露出的村相,逼我无限悲凉”。然而贾平凹如今却是身上手机、呼机现代化通信设备一应俱全。

然而谈及创作,他的神情立时多了些自信:“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当前社会的变革不可能不引起我的思考,不可能不影响我的创作。”传呼响了,他很熟练地看也不看地按了一下腰间的呼机。“我来自农村,虽然我只在农村生活到十多岁,但我一直觉着我是个农村人,我了解农村。现在农村发生了太大的变化,有些变化让我困惑。现在的农村我总觉得越来越难写了。”

“可是您也写了不少城市里的东西。比如《废都》。”老贾显得有些无可奈何地笑了笑——不知是对《废都》还是对城市题材的创作。“我听到过有人说我写城市写得不如农村,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怎么理解城市这个概念的问题。像上海、北京这样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是城市,西安这样的西北地区的大县城也是城市。生活着各式各样的人,其中有不少是从农村移民来的,他们可能有城市户口也可能没有,但他们的的确确带着农民的习惯在城市里生活着。而对于我来说,我最了解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城市人’,我所熟悉的就是西安这样的城市。”

“有人更喜欢我的散文、随笔,那是读者的口味和偏爱不同。再就是写散文大多是遇上心情不好有感而发,写得比较真情比较率性吧。”

“我这人业余爱好好多得很,就是不爱开会……书法其实也是我的业余爱好,开始时也是玩。”说到这儿,我注意到他的笑里有一丝狡黠——一种类似得意的顽皮,“我的书法卖的钱比小说还多哩……”老贾的传呼机又响了,他看看表,说太晚了,得回医院了。

2004.7.7

实话实说陈忠实

作家简介

1942年6月生,西安市东郊灞桥区人。1965年初发表散文处女作,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兼写散文。已出版《陈忠实小说自选集》三卷、《陈忠实文集》五卷。《信任》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获1990—1991年全国报告文学奖,长篇小说《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1998)。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省作协主席。

主要作品

《白鹿原》《梆子老太》《初夏》《康家小院》《蓝袍先生》《陈忠实短篇小说集》《地窖》《十八岁的哥哥》《四妹子》《夭折》《最后一次收获》。

说说陈忠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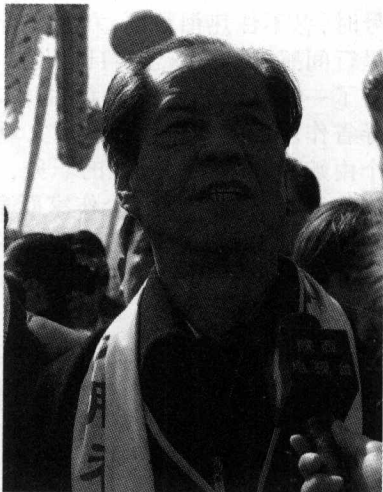
明 红

作家陈忠实先生是一个多面体,外表上看是一个厚道、质朴、豪爽的汉子,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便会发现这个激情满腔的心胸,又有着纤秀精细的一面,侠骨里面有柔肠。在他那张沟壑纵横的脸上,掩藏着一双敏锐的黑眼睛。

忠实的家里时常能听到小男孩的哭声,那是三岁的小外孙的表演。他的女儿在墙壁上贴着几张识字图画,小外孙按图识字,给外公陈忠实演讲:白菜、茄子、汽车、火车、拖拉机、解放军、农民……陈忠实的个人生活并不讲究,他的家里,儿孙为王,几乎没有他的空间,因此整年累月多数时间都被“囚”在办公室里。有时甚至会一连两三个星期的大逃亡——找一个清静的地方,躲起来还那些不清的文债。

“我不止一次劝告女儿和女婿,别太着急了,孩子刚三岁,你教他认什么字嘛!他现在就应该吃饭、玩耍甚至捣蛋,才符合天性。女儿和女婿便说现在人们对孩子智商如何如何开发,及至胎儿。我便把我赌上去,你爸爸八岁才上学识字,现在不光写小说当作家,写毛笔字偶尔还赚点润笔费哩!”陈忠实说他的三个儿女都是大学毕业,而他却只是高中毕业。

陈忠实因成功创作长篇小说《白鹿原》而闻名天下,当之无愧地荣任陕西省作协主席。这位“主席”习惯每天早起,早餐后走进作协大院时通常都是上班时间还没到。陈忠实现在的办公室,“西安事变”时软禁过蒋介石。他办公的地方,又兼作会议室,晚间每逢有重



大赛事的时候,又是他看球赛的地方。他爱看足球赛,球赛使他如痴如狂。陈忠实还嗜酒且有名气,在老家写《白鹿原》的时候,他的调节就是喝烧酒,抽雪茄,听秦腔,借以松弛神经。近年,他几乎是每晚都要在办公室里自斟自酌。他还喜欢下象棋,但棋艺一般。

根据他曾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秦腔《白鹿原》在西安舞台演出成功,陈忠实同数千名西安市民及白鹿原的家乡人一同欣赏了这出秦腔戏。要知道,当代陕西名著改编成戏剧作品的微乎其微,而改编成秦腔的几乎没有。西安秦腔一团同白鹿原文化研究中心签订了合同,计划在蓝田地区白鹿原故土演出 200 场。

陈忠实是抛妻别子独自一人在白鹿原老家进行创作的,当时他的夫人孩子都住在西安城里。虽然他在写《白鹿原》时就意识到这部作品对他的意义,但后来各方面的强烈反应,却是他所始料不及的。七年前,这部 50 万字的长篇小说一问世,便引起轰动。可以说《白鹿原》这本书,陈忠实是倾注了全身心血的。他将人生的 50 岁视为关键的而又令他恐惧的关口。当时他正处在 50 岁前最后一个黄金般的生命区段,强烈的事业心和使命感使他下了决心,要写一本死时能当枕头的书。于是他躲到偏远的老家蒋村去开展他的“枕头工程”。当陈忠实为《白鹿原》打上最后一个句号时,忍不住热泪盈眶,六年辛苦不寻常啊!作家所花的精力和代价读者不难从字里行间感觉到。陈忠实自己也承认《白鹿原》可能是他创作的最高峰。近年,陈忠实写了一些散文、随笔,出了《生命之雨》和《告别白鸽》散文集。陈忠实除写作外,还领导省作协的工作。他在一篇文章中曾给“作协主席”一词下过这样的定义:“这是一个由嫉妒和阴谋而导致的职务,目的在于中止一个作家业已取得的辉煌并绝不允许他继续辉煌。”对一个作家而言,他存在的全部意义只有六个字:他写作,他活着。杰作与一般意义上的好作品,无不是在孤独宁静得近于凄凉的状态下写出来的。

听听陈忠实

军 华

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了以陈忠实先生为团长的中国作家采风团,赴长江三峡一带参观览胜。陈先生谈及本次采风活动见闻时,对时下媒体的一些报道谈了自己的看法。

陈:本次率四十余人的作家采风团游览了三峡沿线,触动很大,新建成的三峡大坝实在雄伟。这是中国国力的体现,是造福中华民族的壮举。实地走了一趟,也感受到前段国内一些媒体对三峡移民的许多报道有些片面,实乃是一种误导。这些媒体对三峡移民的报道过度渲染了搬迁区群众告别故土时的眼泪,把焦点放在了乡土难离上。只看表面,不看本质,不加分析,看上去好像为群众说话,实则有害。本次坐游轮到实地一看,未迁移前,当地群众大都生活在坡度达五六十度的山坡上,别说求发展,连基本生活都十分困难,物品都要肩挑背背。在如此环境下生活就是再过上几十年也不会发展到哪里去。更别说那么多人生活在山中,烧的用的都要就地取材,难道对环境、对三峡植被生态不是一种破坏?

乡土难离是一种现象,媒体不应该只看到、只关注到移民搬迁中告别故土时的泪水。生活中乡村青年人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告别故土也有泪水,一些到国外闯荡天下,追求新生活的人们在告别家乡时也有眼泪。但这些泪水都不能阻挡住他们追求新生活的脚步。应该说移民对三峡库区绝大多数群众来说,都是一次改变生存状况的难得机遇。群众借

政府之力搬入较为平坦的居住地,借以改变命运,这样的机遇真是千载难逢。

陈:白鹿原的名字其实很古老,最早见于周朝,据史书记载,周时原上因有白鹿出现,乃祥瑞之兆,故称白鹿原。到了西汉时,白鹿原这一名字逐渐被霸陵原取代。其原因是汉文帝陵墓修建于此,而汉朝又皆以皇帝埋葬之地命名陵名,所以多称作霸陵原。再后来又因大将军狄青长年屯兵于此,后世又多称其为狄寨原。狄寨原这一名字被人们一叫就是上千年,直到我的小说《白鹿原》出版后,白鹿原这一已被我们当地人疏远了两千多年的名字,才又重新变得响亮起来。

陈忠实:不想把性当诱饵

佚名

在小说《白鹿原》刚出版时,文章中大大段段的有关性与爱的“惊世骇俗”的描写曾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时过境迁,和时下流行的一帮用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们对性的描写比起来,《白鹿原》中的性爱描写就显得颇有些“小儿科”了。

在对性与爱的描述上,陈忠实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对出现在我的《白鹿原》等文学作品中的有关性和爱的描写,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性在生活中本身就是必不可少的东西。但在描述方法上,我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那就是第一在情节发展与人物描写需要时决不回避对性的描写,第二点是要写就要彻底撕开回避性、害怕性这个禁区来写,第三点最重要,就是坚决不能把性描写当成诱惑读者的诱饵,在我的作品中,对性与爱这两个字的认识,我认为是非常严肃的。”

挑剔《挑剔文坛》

李燕芬

孙绍振先生在学界也算是一个奇人,表现之一是敢于质疑成见,因为他自己的艺术感受能力及理论能力都相当不错,故而往往质之有理,让人茅塞顿开。为朦胧诗鸣不平的“崛起”之文众所周知,可以不提。还曾听他质疑北大袁行霈先生的诗歌赏析,他的重新解读的确令人折服。大概正因为如此,孙先生愈发自恃,时常挑剔文坛,轻易放言,结果使自己的挑剔中也出现了可挑剔之处。近来读到孙绍振的《挑剔文坛》一书,其中颇多机智,却也不乏可议之处。鉴于已有多篇文章“吹捧”,我在这里不再“全面”分析,而径直挑剔毛病。

不知道为什么,孙绍振对陈忠实恨之入骨,《挑剔文坛》一书中接连出现了三篇文章批评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白鹿原》的艺术破产、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混淆——再评《白鹿原》、评改一段《白鹿原》——三评《白鹿原》。说实话,评论界对于《白鹿原》的吹捧我是不以为然的,但孙绍振的过于肆意贬损却更不能让人接受。这种贬损放大了孙绍振在批评上意气用事、粗暴武断的缺点,相信任何读了孙绍振下述批评的读者,都会有此同感。孙绍振在文章中说:《白鹿原》是一次“艺术破产”,作家陈忠实“对于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微妙区别缺乏起码的体验”,“陈忠实的艺术修养在这里只能说是等于零”,而评论界称赞这部小说,则显示了评论家们“艺术悟性不足、鉴赏力弱”,“和他们争辩,简直是和聋子对话”,这件事“实在是评论界在艺术鉴赏方面的一次大出丑”。孙绍振在这里既贬损了作家、作品,又贬损了批评家,口气之轻蔑,近于谩骂,已经不像是正常的文学批评。陈忠实和《白鹿原》也许不高明,

但决不至于像孙绍振说的那样一无是处；中国当代批评家们（正如孙文所说，《白鹿原》在评论界受到了广泛称赞）的水平可能全部低于孙绍振，但也决不至于“艺术悟性不足、鉴赏力弱”到孙绍振对牛弹琴的程度。审评鉴赏、文学批评取向上的不一致，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可以通过“交往理性”来解决。孙绍振轻易地全盘否定在文坛具有较大影响的作品，又全面排斥与他观点不同的其他批评家，不能不说过于专断。中国目前不再伸张自由主义精神吗？自由主义的要义之一就是维护他人说话的权利，在文学批评上就是要允许不同批评的存在，而不是动辄指手画脚，指责别人。孙绍振的批评让我们不期然地想起了从前的“左”派批评，事实上孙先生本身也是这种批评的受害者，上世纪80年代初为朦胧诗辩护的“三崛起”在反自由化中均受到此类粗暴攻击，孙先生当时的日子想来也不会好过，未曾想他今天如此健忘。

再回到《白鹿原》本身。孙绍振认为在观念上与别的批评家只能是“聋子对话”，故而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即小说语言，他认为这部小说的语言“啰嗦和拖沓”，“笨重得叫人喘不出气来”，足以证明这部小说的不堪卒读。孙绍振列举了《白鹿原》中的几段语言，并亲自予以了修改，他认为这些语言缺陷是“稍有一点文学修养的读者都不难看出的”。很不幸，我真的看不出文中所举的小说例句有多么严重的缺陷，也没看出孙绍振的改动有多么高明。这里姑且随意列举几句孙绍振认为有问题的原句，再附上孙绍振的改动，请读者们判断（请注意，这关系你是否“稍有文学修养”的问题）：

原句：白嘉轩谁也不瞅，端直走到槐树下。

改动句：白嘉轩谁也不瞅，走到槐树下。

原句：孝文一声惨叫接一声惨叫，鲜血顿时漫染了脸颊。

改动句：孝文一声惨叫，鲜血顿时漫染了脸颊。

原句：孝武归来及时替代了不争气的孝文的位置，也及时填充了他心中的虚空。

改动句：孝武归来填充了他心中的空虚。

实不必多举，从上面几个例句中我们基本可以看出孙绍振的修改原则，即简练实用。不知道孙绍振先生有没有当过中学教师，说实话，我以为这是用中学的文法来修改作家的创作。这样修改的结果的确是简练了，但有时却使文章丧失了文气和个性。第一句孙绍振删去了“端直”一词，这一删除我以为使得句子大为逊色；第二句删去了“接一声惨叫”，我以为改变了原来的意思，表现的情景也不如原句生动；第三句原句的确不太顺畅，但修改后流利的句子却并不足以代替原句的功能。以孙绍振的标准衡量，鲁迅先生《秋夜》的开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绝对要被判为啰嗦。而志在打破叙述规范的先锋派作家如马原、洪峰、残雪的小说将肯定要被孙绍振重新写过。

对于《挑剔文坛》，还有些可说的地方，比如孙绍振对于“鲁迅不理解《三国》”的说法也不能让我心服。篇幅所限，不再多说。孙绍振先生功成名就，俯察文坛，随意挑剔，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我等挑剔孙绍振则是胆大包天之举，不免有战战兢兢之感，只希望孙绍振在反批评的时候就事论事，而不要将“全无艺术修养”等罪名加于我。

2004.7.21